

燈塔行

足尖踏在那一雙半腳掌大小的鞋，跟著走過了蒙灰的地，像童話中的公主，返抵妳的故園，舊木上每一步拖出了長長的印跡。

滿室靜物，罩覆以層層薄紗，在指尖掀起、拭過的每一處，揚起了塵埃，漆暗中一片鑲著微光的星辰。

彌封而濕潮的氣味，櫥櫃上蟲蠹而斑駁的細洞，牆柱角落懸止的蛛網，電光啓開、鎊絲蝕斷後兀自細碎的霹啪聲響，蟄伏如穴洞眠獸的一室，當妳趺拉著鞋跟走過，臨著窗，唰揭開窗帘，戲院散場時乍洩的光一般，將陷於黑暗裡的什麼盡皆勾勒出明晰的輪廓；亮燦燦，轉回身，襯著背幕的曝光看不清的妳的臉，對著荒置經年的小屋，及屋內紊亂浮現的物景，對著杵於門廊前的我很久，歉然地又彷彿自語，好久好久十年了不曾回來，亂糟糟的，是不是。

約好長冬經過的二月第一個歇雨日造訪妳童年的小屋。地圖上，對角線畫過一座城市及至右上角臨深藍色塊的邊緣。清晨道路，還留有昨晚落雨淤積的水窪，捲在車輪下，濺散在逝去的身後。所有進城的車退遠至我們的後方，玻璃帷幕洗淨的折光漸漸地暈淡了。

一輛摩托車，引擎轟轉騎行著離遠的兩人，一身行李都背負在肩上。一側，沿著鐵道支線和不知名的車站與站，直轉進山區，對角線橫畫，愈走離城愈遠，途經一道道懸索的橋像張向天空擲撒的網、湍急的溪澗、休耕的曠野，妳的長髮隨風飛揚，話語在耳邊，像山間微起瀾漫的霧；那裡環山，濱海，妳說，途經時便令父親想起了他的家，沿著草野直上一片紅土、一片黃沙，一直往前走便能達抵岩礫細碎的海岸的家。

小時，妳常在父親架著的骨董車裡顛顛晃晃好幾個鐘頭，身子小小臨著窗，探出頭，探看彼時隧道與公路猶未興建前的環山道路，無盡的山壁和壁上細瀑，連綿成了每一個假期。阿嬤在小鎮上開了唯一間柑仔店，前院遍植花草，涼風習習，終日成蝶；小鋪取有一個美麗的名字，「ゆり」，百合，妳說，那是阿嬤的名字。一顆顆彩色星狀的糖置於手掌心，煎蛋軟糖、微酸微甜的蜜餞、小熊餅乾，罐裡沾了泡泡水的塑膠棒自洞裡呼了一口長長的氣，那一趟，妳自阿嬤的百合商店回來，帶回各式童玩和零嘴擺放滿了房間裡的桌上，成串的泡泡，從陽台飄過大路，陽光下映著美麗的水光和虹，穿過去，彷彿便是那一戶得以望海的屋房。

凝望著窗外的雨許久終將落停。與我回去看一看好嗎？妳說，「如果明天天氣好的話。」

屋門深掩鏽鎖，環串的鑰匙哪一把才能啓開時光的洞口呢？手心微汗，指尖緊緊捏握成凹陷的弧，屏息呼吸，待到卡榫喀嗒彈響，旋動門把沉沉將門推開，致光線微微地傾洩入室。乍入眼底，是昏暗之中牆上一個大大的框。憑藉印象待妳摸索到壁上電源和開關，唰，一間小屋，像是塵封於櫃櫥底的盒子。一雙藍、一雙紅的童鞋，齊整併擺於玄關的墊毯，瀝乾的杯盤依舊倒扣架上，牙刷傾倒於水杯，掛鐘裡的指針停止在某格時刻，似心微小的震顫著。

我們將行李擱下，捲起褲管，挽起袖，每一跬腳走過木料鋪地，漣漪般留下了深深淺淺的指紋。

走近窗，群蛾的骸身，像斑駁的光點，從哪處罅縫而飛進，大片大片地散落牆隅，延伸成潮蝕的壁面，至壁面上那偌大掛框裡無盡的點，我趨身，就近，才得見那框裡原是一幅秀拉點描繪畫的《大碗島的星期日下午》。

妳說，父親後來肩背帆布包，個小身形穿著一套尺寸過大而熨燙筆挺卡其制服、頭頂大盤帽，初離家，至近鄰海港的中學讀書。是否那時的少年曾想到，就此將在沿海的城與城間漫漫往復地遷徙，遷遠。列車軋經碎礫枕木，震盪搖晃著臨窗少年父親和他的目光，途中近鐘頭之際，會有短暫的十多分，那一座海中央近島嶼的島，像憩睡著的鯨豚那樣背脊浮出了海平面，逝過窗前。港埠裡的漁船在雨水終年滴落的水面輕輕浮晃著。百合的客人安靜地換了一批一批。阿嬤守駐著孩子復歸的前院裡花開謝落了又一季。我站在畫框一側，從妳揭開的帷幕之間，覷向窗格以外，恍如明白了，少年後來何以長路落腳在此小屋，理解了光和顏料，在畫家的眼底何以成爲了無盡的點。

前景中陷於林蔭裡的綠，成爲了那一島上下午腳底的黃土泥濘，窗外那一片沙灘荒蕪更不曾見有任何一個持傘憩行的人。然而海，仍然是破碎的海。那一座堤上的塔鐘，在妳雙手搖動厚重的撞鎚時，響起了巨大的長音。收拾好一室，離開小屋，漫步走走，回聲裡，妳牽著我，走過昔時曾經遊戲的沙丘和岬地，逐一敘說，逐一辨識。

沿著公路往北騎行，繞過海岸線曲折的盡頭，便是昔時漁航進出的港埠，記憶中一座小時父親曾帶妳前去的燈塔，妳說，不知是否仍守候在彼。

我們遂來到了陸地的邊緣，在恆常的潮汐與細沙的侵蝕下，滿是細碎磨圓的礫石，像鋸齒。像衰老的側臉。臨緊陡峭的崖壁馳行，另一邊，海浪不斷地捲起，碎花拍岸，拍擊上公路的柏油地面，一個彎過，是另一個彎過，又一個彎，妳話語在耳邊，甫出口便被吹散於巨大的風嘯中，霧起忽然，那時來時的天空被切畫成兩個半圓形的穹頂，晝日的盡頭，我們突如地闖進了另一個時區。

妳手指，遠方星點狀的船，因距離，而彷彿在濛濛的水平線上靜止。

天氣好的話。我說。莫名我想起孩時猶年輕的阿爸，在枕畔哄他的大孩子入睡所曾說的一句……

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那雨季霏霏，如幕覆蓋著同樣一座小小陰霾底海港之鎮。研究所畢業，旋即入伍。年少時猶瘦削的阿爸換上了墨綠色的軍裝，黑白相片裡，營舍蒺藜前雙手稍息交握在身後，胸挺直、S腰帶紮緊住身上的每一道紋線。新兵訓後，四月前夕，訝然命令知曉了被分發至馬祖北竿島。山城農鄉出生的孩子第一次親近的海，竟將如此遠洋。眼前，層層環繞的薄霧。

等待航船抵埠的一段時間便滯留小鎮。阿爸曾回想那一段啓程前，困身擱淺般的日子，一群同袍鎮日在鄰近營區的彈子房裡揮桿打撲克，煙雨繚繞，任時間虛擲耗逝，以掩蓋心裡或多或少的惶惑，和未知。而是年輕的母親在城與城間繞轉接駁多時的客車，走長長的坡路，至嶺上營地，爲讀文學的他帶了一些排遣的書。

雨停啓程，船手說，然而長雨漫漫，後來我也不再與其他人磨耗扯談，獨個兒就著寢間稀微的燈光，將藏納於行軍袋中的小說，一本復一本本地讀，直到直到水平線上星點大的艦身近岸而浮現，船哨響起，鳴聲在遼闊的港間迴盪。阿爸當時並未知道，在嶼上受訓待了三個月後又將調回中壢一片果樹林邊的士官學校，教書教中文。他並未如此印象那雨中小鎮，那島上環岸石砌的屋牆和無數的掩蔽溝渠與防空洞，暈紅夕燒下的長長沙灘，並未明晰地記得每一個午夜至凌晨，荷槍夜巡於島上民房與林地裡的每一腳碎落葉的聲音，心跳碰擊的聲音。阿爸說，但他卻記得，在船身解縛了繫於岸上的繩纜，海水顛晃駛遠碼

頭的那時，回過頭看見了燈塔，兀立在陸地的邊陲，頂間燈炬鏡面仿若有燦亮的光，蔚藍一片前，最後的隱沒。

「他仍想再問她另一件事情：明天他們去不去燈塔那邊？不，不是明天，但不會太久，她答應他：天氣一好就去。他很乖，他躺下，她替他蓋上被褥。但是他永遠不會忘記，她知道……」——Virginia Woolf《燈塔行》

複誦出那一句，回答不捨眠睡的孩子，睜大炯亮眼睛好奇所問他記得嗎讀過的故事。

她知道雨絲綿密落在海面上像無盡的筆觸，她知道院裡的百合，在歲月裡悄然無聲地枯去了，他知道塞至於袋底霉潮的書冊頁裡，收藏有一對熾熱的眼睛，她知道每一扇窗看望而出的其實都是同一風景，十年，跼足而行，靜物如舊，而他知道後來故事中的他，終偕同父親重回到海邊的屋房，而他真的永遠無法遺忘那一早晨，小小的頭探高窗框，室外忽然霧起，他們一家人，再未曾一同到過光源的那一邊。

環山浮現濱海成列的巨大風車，扇葉在風起時極速地旋繞。氣溫在這段路驟然地降寒，雨微微卻也打濕了我們彼此的全身。

離來時的路已遠，往前卻又一個彎過還要再前走嗎？問著妳。

再行過這段路若未見到標誌，我們就折回了好吧，我說。

她那時一定已知道過了這個長長的環壁之後是父親曾在那一屋房前手勢指示的方向。但見幾艘漁船泊憩碼頭，沿著堤防，我們竟達抵了那地圖上至上邊緣的小小的港。

到這裡，環港市集蒸騰著一股暖氣，呵暖妳雙手與雙頰，走在粗糙的泥濘過道上，簷下雨滴，挨擠著漁販和海產小攤，簇聚遊人間竟致辨別不出濱海的所在。向沿途的店老闆娘詢問，指出搭架隙間一條窄仄的泥巴路。往那走再十多分鐘便是。手牽暖我們的，在淤水坑中踮著石板路，緩緩走上坡道。環身野芒，白色的花盈風搖晃，齊高人身。路彎著坡地築起好遠才遇見寥寥一個二個反向走來的人。是這裡嗎？是少年和等海的兵也曾如此行過未知的遠處嗎？在回望的那一刻，我們會看到終會是什麼？走直到……

直到陸地盡處，一幢建築小小白屋頂像那途經的一座島嶼浮現，然後是白黑相間的牆身，然後是深深霧鎖的門柵，然後是那矗立在後的高高的塔。雨點落在其上像一個沉默的老人，站在雨霧漫起的窗前。

我和妳，駐足併立於他的身邊，默默沒說什麼地，僅只是陪在這陸地的最邊陲，看著濛濛的海，像深邃的呼吸，海上的風攜來了一則一則的故事，將我們的攜帶走，有一天是否復又遞返。塔上的燈，此時猶未亮起，洞黑像沉思的眼睛。繞著建築一圈回到門前之時，我終看見了回望之中是什麼，而妳，輕輕地說，回家吧。